

·遇见·

一棵常青树

李汀

穿过县城的一条小街,来到一处普通的居民小区,赵栋贤老师的家就在这里。小区不大,有一棵粗壮的小叶榕树,郁郁葱葱,很醒目。赵老师住在三楼,小叶榕树的树枝伸到窗前,触手可及。赵老师家里的陈设再简单不过了:一张旧书桌、一台老电视机、一张木质旧沙发、一张简易木床。赵老师说,二十多年,习惯一个人了,平时写字看书,吃得简单清淡。赵老师走到窗前,指了指窗外说:“看看这树,就不觉得孤单了。”

就在两个多月前,九十三岁的赵老师把他一生的积蓄三十九万余元,全部捐给了四川苍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设立“良才奖”,用于资助特困学生完成学业。捐资时,工作人员问他:“捐这么多钱,您自己还有钱吗?”赵老师笑着说:“还有呢,还有呢。”说着,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六元钱,对工作人员说:“看嘛,还有六元呢,够吃一顿早饭了。”

谈起这笔“巨款”,赵老师对我说:“有每月退休金中结余的生活费,获得国家、省、市荣誉的奖励,撰写稿件所得的稿费……”赵老师就是这样省吃俭用,一笔一笔,把“小钱”攒成了“巨款”。赵栋贤老师常说,自己从放牛娃成长起来,是党和国家培养了自己,要永远念党恩。他说:“最好的投资是教育。我捐出毕生积蓄,就是为了帮助有志学子们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也让更多有识之士关注支持教育。”

从赵老师家里出来,我回望那棵小叶榕树,它是那么高大、茂盛。金色的阳光洒在树上,有一种安静的力量。赵老师站在窗前,向我挥手告别。这情景,让我突然觉得,赵老师就像是一棵树,默默奉献,绿意浩荡。

上世纪50年代初,贫苦家庭出身的赵栋贤被选送就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教育系。毕业后,他在南充五中开始了挚爱一生的教书育人事业。从南充五中,再到苍溪中学、三川中学、苍溪师范学校,赵栋贤先后在四所学校当教师、任校长,他呕心沥血、开拓实干,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赵栋贤曾经工作过的苍溪师范学校(现为苍溪实验中学)校园里,有一棵桂花树。秋季开学,满树金色的桂花盛开,香气四溢。四十五年前,赵栋贤调到苍溪师范学校任校长,一干就是十二年。那时学校刚刚恢复办学,赵栋贤一手抓校园建设,一手抓教学质量。短短几年的时间,学校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大幅提升,教学成绩成为全市三所师范学校的第一名。

这棵桂花树,就是恢复办学时赵栋贤从学校附近山上移栽过来的。四十五年了,这棵桂花树见证了一批批学子在这里成长成才。刚移栽来时,桂花树纤细瘦弱,来到校园里,像是积攒了全身的力量,没过几年,就枝繁叶茂,树干有碗口粗了。如今,桂花树茂密的枝叶仿佛撑起一个天然的大帐篷,微风过处,满枝绿叶沙沙作响。桂花香伴着琅琅的读书声,惬意美妙。

1991年,赵栋贤退休。但他依然闲不下来,退休第二年就马不停蹄地投入苍溪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中。从那时起到现在,三十多年里,他跑乡镇,去学校,到农家,与乡镇干部、学校老师、贫困学生座谈。他到各地筹集资金两百多万元,用于资助学生一千多名。三十多年里,他不畏寒暑,进社区大院、农家院坝,上党课、讲党史两千多场次。

上世纪90年代,学生小林父亲亡故,母亲生病,身处辍学边缘。一筹莫展时,是赵老师来到小林身边,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资助他上学。提起赵老师,如今已是大学教授的小林满怀感激:“当年要不是赵老师及时伸出援手,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

小樊也曾得到过赵老师的资助,如今,他已经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当了一名老师。我问他:“如果赵老师是一棵树,你觉得他是一棵什么树?”

小樊沉思了一会儿,坚定地告诉我:“赵爷爷就是一棵香樟树。”

小樊说,她每次去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找赵爷爷,一进院子,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棵高大的香樟树。每次从那里回来,总会收获温暖与动力。在小樊心里,赵爷爷就像那棵香樟树,坚定地守护着、帮助着他们这些遇到困难的孩子,给他们前行的希望和信心。“我现在也学习赵老师,关心关注失学学生。这也是一种传承吧。”小樊说。

那一天,我怀着敬意,专门去看了那棵香樟树。树冠蓬勃,撑起一大片绿荫。我手抚树干,把脸贴上去,眼前是赵老师和蔼亲切的模样。

虽已九十多岁高龄,赵栋贤还在为青年干部、教师学生上党课、讲党史。

“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信仰没变,初心没变。”赵栋贤说。初心不改,信念如磐,他真的长成了一棵常青树。



守望花开

刘文华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元音,但这个a已有波动起伏,不再直、尖、怪了。陈红勤如听到天籁,怔了好长时间。她弯下腰来,牵起苏林的小泥手说:“好孩子,我们能再来一次吗?啊——”

有样学样,苏林也拉紧陈红勤的大泥手说:“啊——”

这一次,这个清脆明亮的元音,悦耳动听,扣人心弦。

苏林是六岁那年离开这里的。走的时候,她不仅日常口语表达流利,还会唱儿歌、背唐诗、讲故事,一天到晚叽叽喳喳。家人来接她,惊得说不出话来。聋哑了一辈子的爷爷,老泪纵横,抱着孙女又笑又哭。那一刻,陈红勤两眼湿润,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二

星期天一大早,常亚宁就起来梳妆打扮。常亚宁平时忙,难得打扮一回,儿子很是惊奇,问她:“老妈一收拾真漂亮,今天是啥日子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要去参加我学生的婚礼喽!”

结婚的学生叫马辰,来自南乐县西邵乡。马辰一岁半时发高烧,因用错药物致聋。父母起初把他当成智力发育不良进行医治,大方向错了,自然久医无果。马辰模仿能力强,在进行声母发音训练时,比一般孩子学得快。但是,到汉语拼音的舌根音g、k、h时,小家伙遇到了障碍,咕咕噜噜的,怎么也发不出准确的音。

马辰失聪前就已开始咿呀学语,如果他都过不了这一关,其他孩子训练的难度可想而知。联想到发n等鼻音时,让学生把手指放在自己的鼻翼感知发音部位的振动,常亚宁急中生智,拿起马辰的手指塞到自己口腔深处,然后发音,让他的手指感知发音时舌根和软腭挤压的力度与开合度。

结果,马辰不小心戳破了她的喉咙。看到血色,马辰吓得要缩回手去,常亚宁没让,继续鼓励他。注视着老师的神情,感知着手指上的变化,那份别样的温暖和湿润让他瞬间开窍,一连声地喊道:“哥哥,哥哥哥……”

几年后,训练中心回访孩子的学习成长情况。联系马辰妈妈时,她在电话那端带着哭腔说,自从升入五年级,孩子就跟不上课了。她和孩子爸爸正准备把他送到聋哑学校去。

老师们听说后,着急得不得了。听障儿童的听说能力,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旦不说不听,很可能“二次失聪”!

第二天,常亚宁、王莉娟等老师一起,去那所百里之外的乡村小学了解情况。经向校长、老师了解,他们得知班里按个头高矮排座位,马辰个子高,便坐到了最后一排。助听设备终归赶不上天生的耳朵,坐在后排的马辰常常听不清楚,学习也就逐渐落下了。几位老师商量了一下,觉得个子高坐后排正常,担心给马辰调座位会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常亚宁几人便凑了七百元钱给校长,请校长给老师配几个扩音器,并给孩子补补课。

马辰后来就读于郑州师范学院,毕业后留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他打电话邀请常老师参加自己的婚礼,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表达流畅清晰,语速不疾不徐。如果不是事先有所了解,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曾是听障儿童。“我不幸患上耳疾,却幸运



地遇上了常老师。日常学习工作中有些微进步和点滴成绩,我最先想到的,都是常老师。结婚是喜事,今天一定要请常老师来分享我的喜悦。”他说。

三

一连几天,范军华组织小朋友排队离校时,发现王西桐的妈妈总是先把孩子的助听器收起来,再抱孩子坐上电瓶车。孩子上下学时间,正值交通高峰,拿走助听器,等于切断他接受声波信息的渠道,增加了安全隐患。眼看着母子俩涌入车流人流,范军华有些着急,喊了几声王西桐,果然不见他回应,便一溜小跑追了上去。

跑到路口,碰上从外面回来的市残联副理事长张湘鄂。张湘鄂向范军华了解了情况,便要跟她一起去。

张湘鄂小时候经历过一次摔伤,造成左上肢肌肉严重萎缩,左手掌伸展不开,左手腕常年半蜷在胸前。本就家境贫寒,再加上四处求医欠下债务,她初中一毕业,父母就无法供她继续读书了。老师帮着联系妇联等有关部门,资助她读完高中、大学。从郑州大学毕业后,有好几个去处,她却主动要求到残联工作。她说,她想把自己一路走来受到的关爱与呵护,再接力传递下去。

趁着王西桐妈妈在路口等红灯间隙,两人赶了上去,笑着问王西桐妈妈:“孩子的助听器呢?是没电出故障了,还是他自己不愿意戴?”

“都不是。”王西桐妈妈难为情地说:“是我不想叫别人知道孩子听不见……”

“大妹子呀。”张湘鄂说:“我理解你,但不同意的做法,咱自己可不能看轻了自己!只有正视残缺,才能忽视残缺。作为妈妈,只有你积极面对孩子的耳疾,孩子才能更勇敢更坚强地面对啊……”

王西桐四岁半,已受训两年,是范军华班上表现活跃的小朋友。因为助听器不在,他不知道几个大人在说什么,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抓耳挠腮。直到范军华把两手竖到耳上,他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赶紧去扯车筐里的书包。一戴上助听器,王西桐又变回一个活泼的孩子。

王西桐妈妈看着孩子乖巧的样子,很是惭愧,向张湘鄂和范军华连声道谢。

除了听力语言的康复训练,训练中心的老师们也关注学生和学生的家长心理上的“矫治”。

梁雨彤五岁,已顺利通过各项考试、评估、鉴定,回当地普通幼儿园读大班。但才



读了一星期,她就闹别扭不去了,央求妈妈又把她送了回来。问及原因,她说:“那里的小朋友都不戴天线。”

“天线”是大家对助听器以及人工耳蜗言语处理器、麦克风、导线等体外配件的统称。年龄偏小的听障儿童,也因此被称为“天线宝宝”。聋儿听力语言训练中心虽然是教听障儿童说第一句话的地方,但普通、普小才是声音语言最丰富最活跃的地方,更有利于孩子全面发展。而且,孩子迟早要融入社会,融入普幼、普小随班就读,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曲凡三十岁,是新一批听力语言康复训练师。曲凡蹲下身子问雨彤:“别的小朋友没戴天线,是不是有戴眼镜的,有戴牙套的?”

梁雨彤想了想,点点头说是。曲凡又问:“那老师有没有对你说过,我们的耳朵生病戴天线,跟别的小朋友眼睛生病戴眼镜,牙齿生病戴牙套一样?”

“我想起来了。”梁雨彤说:“老师说过。老师还说,我们的耳朵虽然生病了,可是我们眼明、心亮、手巧啊。”

“雨彤真棒。”曲凡笑了,额头抵上梁雨彤的额头说:“想想看,老师还说过啥哩?”

“小鹰告别老鹰,才能独自飞翔!”嘴上这样说,梁雨彤心里还是舍不得离开训练中心,眼睛里泪光闪烁。曲凡抱抱她,答应会去看她,一有空就会跟她视频聊天,她才和妈妈一步一回地走了。

挥别梁雨彤,曲凡松了口气,但很快心又提了起来。她想,今天梁雨彤因天线跑来,明天会不会有其他小朋友因为别的事儿跑来?天然,路远,应该早点儿跟进,省得让孩子和家跑来跑去。也应该问问陈红勤、常亚宁等几位资深老师,怎样与普幼、普小更好地保持沟通交流,从而让自己送出去的小朋友,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文中所涉听障儿童均为化名)

图①至③依次为河南省濮阳市聋儿听力语言训练中心的教师陈红勤、常亚宁、曲凡在示范教学。 刘文华摄 制图:赵德汝

徽州马头墙

张永祜

与现代建筑中避雷针原理相似,无论怎样电闪雷鸣,马头墙都会“挺身而出”,哪怕是墙毁瓦裂,也会保证主体建筑完好无损。至于防风防雨的作用,就更显而易见了。

除了保护建筑的功用,马头墙也承担着一定的文化功能。马头墙墙肩的做法多种多样,其退阶尺寸会随山墙高矮以及出檐大小而灵活变动。马头墙有一阶、二阶、三阶、四阶之分,也可称为一叠式、两叠式、三叠式、四叠式。阶数越多,意味着这个家庭历史越久,地位更高,最多的可至五叠。

为什么徽州人要把防火墙做成马头形呢?那是因为马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无论作战还是交通,它们都为人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马成为刚健、高昂、升腾、昌盛的代名词。

看着这些马头墙,定会为工匠们的艺术创造力而惊叹:顶端鸟兽鱼虫的活灵活现,斗拱粉壁中的祥云绕凤,雀替木雕的巧夺天工,瓦楞里槽的美轮美奂……作为徽州民间工匠精雕细琢十年一剑的重要成果,马头墙成为徽派建筑的点睛之笔。

如此一尊尊的马头墙居然能够把原本静止的建筑彻底带活起来,犹如生气灌注,

使整个建筑充盈着动态美感。风和日丽之时,远远便可看到,遥远的天际下排列着密密麻麻的马头墙。它们一字排开,绵延不绝,突然之间,如万马奔腾,争先恐后,横无际涯,势不可挡。

当我们走到近处,明朗素雅的马头墙又呈现出粉壁斑驳陆离和青瓦的残缺不全。对于漂泊在异乡的徽商们来说,这些马头墙也是他们一步一回头的张望和恋恋不舍的乡愁。

马头墙,看不完的岁月痕迹,说不尽的悠悠情思,让我们走进徽州的历史,品味徽州的文化……

进入徽州大地,置身青山绿水间,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千姿百态、错落有致的马头墙了。马头墙,又名跌落山墙,是指高出两边山墙墙面的墙垣,因其翘檐形状酷似昂首的马头而得名。马头墙墙面以白灰粉刷,墙头覆以青瓦,明朗素雅。

古时,徽州人喜欢聚族而居,民居建筑密度很高。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左勾右连。万一哪户失火了,难免会殃及池鱼。为了防患于未然,家家早早地就在屋顶上垒起了高高的马头墙,故而马头墙又被称为封火墙。同时,这个坚固的屏障也可防盗、防雷。马头墙的尖头部位



“红勤老师,我是苏林。我当妈啦!小家伙一切健康!”

“呀,苏林,真为你高兴!”

“谢谢老师……”

“好苏林,不哭……”

红勤全名陈红勤,是一名听力语言康复训练师。她在劝慰中放下电话,发现自己不觉也哽咽了。视线模糊中,一个扎着两根羊角辫,一笑两个浅酒窝的小姑娘,渐渐在眼前清晰起来。

1994年,河南省濮阳市聋儿听力语言训练中心成立,免费为全市听障儿童提供听力语言康复训练服务。刚从河南教育学院毕业的陈红勤来到这里工作,从此与听障儿童结下不解之缘。苏林便是其中一个。

苏林来自台前县马楼镇。她在无声的世界里生活了三年,安静、胆怯。别说配合矫正了,不躲避老师已非常难得。她父母要在家种地,还要照料老人和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没办法留下来陪读。陈红勤对苏林的父母说:“大哥大嫂去忙吧,孩子交给我就行。”

陈红勤说,目前我国每年新增听障儿童两万到三万名。先天遗传、后天病变、药物致残、意外事故,都可能使孩子丧失听说能力。在没有听力语言训练中心之前,听障儿童最好的出路是去聋哑学校接受手语教育。

那时候,陈红勤家住市区,但为了方便照顾苏林等来自边远乡村的听障儿童,她和同事常亚宁、范军华、王莉娟等选择住在教职工宿舍。当时,大家十八九岁,还没结婚,却都先学会当妈妈了。陈红勤搂着苏林睡觉,给她梳头、洗澡、剪指甲。对于这项崭新的事业,她们怀着满满的爱和憧憬,梦里都在教孩子说这说那。这群正值芳华的姑娘,跟听障儿童本人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渴望见证奇迹的发生。

苏林的听障是因为家族遗传。因为长期不说话,苏林的发音器官处在沉睡状态,认知和反应能力明显落后于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她只能凭借本能发出一些简单的声音。

陈红勤先是引导苏林进行全身心放松训练。苏林对唇操、舌操、做游戏等兴趣不大,唯独喜欢玩泥巴。直到把泥巴捏成各种形状,她才会笑。于是,陈红勤就天天陪苏林玩泥巴。

陈红勤说,放松训练是唤醒语言的第一步。只有充分打开四肢,肩部、颈部等部位都活动自如,才能进行接下来的最长声时、声带放松等一系列训练。每当把一团凉泥巴按在手里,陈红勤就深吸一口气,在苏林面前尽可能长时间地发汉语拼音的元音a。最长声时训练是为了让听障儿童尽快掌握自然的腹式呼吸法,时间越长越好,至少保持十秒。有声音刺激,有画面输入,终于有一天,苏林模仿着陈红勤的样子,也开始张口说a了。